

铺天盖地的污蔑

我第一次知道法轮功是在一九九年的暑假。当时电视、报纸上对法轮功的污蔑铺天盖地。象大多数被欺骗的人一样，随着被邪党喉舌媒体的洗脑，我对大法是仇视的，尽管我之前从没有听说过法轮功，也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。

再一次听到“法轮功”几个字，是在学校里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。我们从相识、相知到相恋，直到现在的相濡以沫，说起来像电视连续剧那样长，那样曲折。

对于我们在大学时期的恋情，我们是认真的，我们都彼此当对方是自己相守一生的伴侣，当他告诉我他父母都是坚定的法轮大法弟子时，我震惊了，一时难以接受，尤其是得知他本人也是法轮功的忠实支持者时，我痛苦万分。他细说了他的家庭状况：他的父亲是一名人品高尚的优秀教师，为坚持信仰，曾去北京上访，到天安门前打横幅而被开除公职，并被非法关押过多次，至今生活艰难……

他说给我时间考虑一下，做出选择。无论从哪方面看，他在我心目中都是优秀的、完美的。尤其是他待人的真诚和善良，在现在社会里很难再找寻了，同时我割舍不了这段纯真的感情，我发现我这辈子无法离开这个男人了。痛苦中我还是选择了和他在一起。但好像心头总是笼罩着一层阴影，后来才明白那是中国媒体对法轮功的污蔑、颠倒黑白的渲染造成的。

他们根本不象媒体说的那样

后来，通过和他家人的接触，我发现他炼法轮功的父母不象媒体中宣传的那样，相反，尽管我从不给他们好脸色，他们从不责怪，还叮嘱儿子要对我好，要体谅我离家远，一个人不容易。他们根本不象媒体说的那样“吃人肉、喝人血”，而是和我一样吃饭喝水。渐渐的我电视上那些关于法轮功的宣传开始怀疑，但是我表面态度上还是对他们很冷漠，心里仍然抵触法轮功。

我和丈夫于二零零六年结婚，婚后便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，可是到了二零零七年暑假，结婚一年多肚子还是平平的，我很着急。于是在六月底，我和丈夫去妇幼保健院做了检查。检查结果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五雷轰顶，丈夫身体正常，没有问题。而我的身体有很重的炎症，输卵管堵塞，医生说我不可能正常怀孕了。绝望、自卑冲垮了我的世界，这样大的打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就好像是世界末日了。

从那时起我每天以泪洗面，我一遍又一遍的问丈夫：“怎么办哪？我生不了孩子，你会不会不要我？”丈夫说不会的。我还不放心继续追问：“你不介意你父母还不介意？况且我对你父母又不好。”丈夫扳过我的肩，让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真诚的对我说：“我打电话跟爸说了你的事，他叫我们别听医生的，说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的，要每天诚心的念‘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’。”我追问道：“那要是还怀不上呢？”丈夫说：“不会的，很多人念这一句话，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……”我又追问道：“如果还怀不上呢？”“那就领养一个，我爸这样说过。”他补充道。

我的眼睛瞪得老大，不敢相信所听到的，此时我想：炼法轮功的人真会那么好吗？我丈夫又说到：“你一定要每天诚心的念那九个字，你试一试又不会少点什么。”丈夫期待的望着我。

此时的我无路可走，于是心里暗暗下决心：“我每天念几遍，有效果我就相信法轮功好；没效果我再也不信了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况且，那些医生都下了那样的诊断了。”

从那时起，我每天都要念几遍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。有的时候心很诚，有的时候又不相信这一切。公公婆婆不时到我家来开导我，婆婆还带我找她认识的医生，想方设法说明我放松思想上的压力。



三尺头上有神灵

今年九月学校开学不久，我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。这样的神奇，让我相信法轮功非同一般了，我对公公婆婆也刮目相看了，与他们的关系也通过这件事改善了很多，他们再跟我讲法轮功的真相时，我也能够听进去一些了。三尺头上有神灵，我再也不敢乱说了，从此再也不敢对法轮功不敬的话了。并且在他们的劝说下退了团、队。

世事多磨，随着孩子的降临，我的父母来到我身边照顾我，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就象一九九九年时的我的翻版，他们成天的在我耳边说诋毁大法的话，怕我受公公婆婆的牵连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的思想又开始动摇了，又对公公婆婆恶语相向。出生才八天的孩子，在我们的争吵中，因为病理性黄疸住进了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，拒绝探视，可见孩子的病情多么严重。

孩子在医院住的一个星期，大人也每时每刻受着煎熬。那一个星期，公公婆婆每天从农村赶来，只为在窗外外面看孩子一眼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孩子的病情不见好转，医生说最少要住两个月才有效果。两个月？我们都被吓住了，每天八百多元的开支，在二零零八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啊！两个月下来，要花多少钱哪？孩子住院的八千元押金还是向同事借的呢。无奈，我们第八天早上强行将孩子接出了医院，还签了后果自负的保证书。

出院后，公公婆婆每天叮嘱我要在孩子耳边念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这一次我非常诚心的每天念，我想我的孩子快点好起来。而我父母每天叫我把孩子送到医院去，就是卖房子也要去医院看病，而且每天仍旧说诋毁大法的话，我整天被吵得头疼欲裂，实在受不了了，跟父母大吵一架，让他们回老家去，告诉他们再不走，我迟早有一天会离婚的。我的父母哭着骂我忘恩负义，还说再也不认我这个女儿了。

我真的看到了法轮大法的光芒

父母回老家了，我的家也恢复了平静，眼见着孩子的病也一天天的好转了，我和公公婆婆的关系，在我将心比心中得到根本的改善，他们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哪！过去不管我怎么对他们，可他们还是对我一如既往的好，尽管公公婆婆的经济很困难，然而他们从不主动问我们要钱，要强行给他们钱时才收下，并且处处还为我们考虑，试问这样好的公公婆婆世上哪里去找？从这些虔诚的大法弟子身上，我真的看到了法轮大法的光芒。

响下，我看了多本大法书籍，看了很多真相资料，我对

大法的理解也渐渐深入，我现在完全相信了大法，或许有一天我会加入修炼的行列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徒。

同时，我能有今天的转变，还得益于我的丈夫，我和他境遇的差异，让我不得不正视大法对命运的作用。

我丈夫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坚定的大法支持者，用他的话说：“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自己的父母？”他在读高中时，平时成绩总是倒数几名，高考中竟然考了五百二十多分，上了二本学校。他大学四年英语没过四级，政治还补考过，可是他找工作却异常顺利，用人单位抢着要，还搭上了非一本大学毕业生解决编制的末班车。

他是学生评价的“最好的老师”

我们都是教师，在学校他带的班在平时考试也好、高考也好，总是名列前茅。他是学生评价的“最好的老师”前十名中的第一名。年轻的、年老的同事都愿意和他交往。别人一句话，他能帮忙的必定帮。不是因为他是我丈夫，我才这么说，只要是认识他的人，哪个不是对他赞不绝口？作为他的妻子，我以他为荣。

反观我，人生的际遇跟他比，云泥之别。高中时我成绩优异，是稳定考一本院校的苗子，结果勉强勉强考上了二本学校；大学成绩优异，英语四级一次通过，我找工作却一波三折，虽然最终能和丈夫同在一个学校教书，但至今财政编制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也许还有被解聘的危险。说到带班的考试成绩，难以望其项背，运气不好的话，所带的班的成绩会在倒数徘徊；论到师生关系，学生对我的评价平平，我的字甚至受到很多批评。

这么大的差别，仔细想想真的是源于我们对法轮大法的态度，说白了，他坚信大法，大法师父就保佑他。我当初仇视大法，被谎言蒙蔽不了解大法真相时，倒霉的事就时刻伴随。

收获了真正的幸福

其实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诸多的事实和遭遇，岁月的蹉跎，慢慢的磨砺出我对事物的判断，选择了相信大法，理解大法弟子，我的人生也因此有了转机。工作的种种问题现在都不是问题了，得益于萍水相逢的大法弟子们的倾力帮助。

随着我对大法的日益理解，我的心胸开阔了，看到学生也不觉得那么讨厌了，我兢兢业业的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尽管带的是差班，我也没有怨言，与学生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。思想转变后，班上很多学生把我当朋友呢，对我的评价和以前是天壤之别，对我的评价也着实让我感恩大法的威德，我受法轮大法法理的影响，对学生只不过付出了那么一点点善的关爱，却得到了如潮水般涌来的赞美，让我收获了真正的幸福。

因为我选择了相信大法，我腹中又孕育了有缘的生命，将如愿为家里再添一员。此时此刻的我沐浴在幸福中，真是睡觉也笑醒了。

大法的师父说：“真、善、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”（《转法轮》）。这句话深入我心。这个社会因为虚伪造假成风，所以真诚待人就显得那么可贵；因为人心不古，一切向钱看，所以心地善良就显得极其难得；因为世事纷扰，人心浮躁，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，忍受了个人的委屈，才没有拔刀相向。与人发生了矛盾不找借口，一味的找自己的原因，只有有胸怀的人，善良之人才会做到。这样的人就是大法弟子。我现在从内心敬重他们，尽管我现在做人与他们有不断的差距，我愿意向他们靠拢，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。

衷心希望我的经历和改变能帮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，支持大法，做一个胸怀坦荡、正直、善良的人。

“我”字少一撇

文 / 舒醒

本我、自我、超我

“我”这一个字看似简单，可含义却复杂。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将人格结构分为三大层次：本我、自我、超我。他认为：本我，是最低层次的需求，由先天的本能和欲望组成，是无意识、非理性的，即是人们常说的原欲，遵循“快乐”的原则；自我，处于中间层，从本我中分化出来，用以调节本我与超我的矛盾，遵循现实的原则；超我，位于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，是道德化的自我，用以抑制本我的冲动，并对自我进行监控，追求完善的境界，遵循道德原则。那么人们生活中口口声声提到的“我”，究竟是哪一个我呢？

看看人们每天的生活便知道：匆匆忙忙的上班过活，下班后又庸庸碌碌的吃喝玩乐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“混日子”，在这些混过去的日子中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，所选择的每一种娱乐方式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感官的快乐。大多数人，工作——不是因为自己热爱，而是因为要“混口饭吃”；敬业——不是因为有责任心，而是怕领导督察；起床——不是被梦想叫醒，而是需要闹钟反复吵闹；生活——不是源于对生命的热爱，而是迫于生存的无奈。所以，现代社会的人，最可

怜与最痛苦的，不是食不果腹，而是精神空虚，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活着是为了什么。这便是物质文明发展过快，而精神文明跟不上的畸形结果。

当下的人们，似乎都很忙。忙着工作，忙着娱乐；忙着挣钱，忙着花钱。我身边的很多人，几乎除了上班之外的时间，都忙于各种应酬和聚会，一天基本模式大概就是：醒来——上班——娱乐——睡觉，周而复始的这种生活，忙于各种欲望之中，已经很少有人静下来欣赏一下自然美景，更别说反思一下自己活着的意义了。

旅行真正的意义

现在有很多人热衷于旅行，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。年轻人向往自由，可以借此来表现自己的文艺气息；年老的人时间多，可以借此打发时间。但不知道他们是否体会到了旅行的意义。有很多人，似乎都是为了旅行而旅行、因为空虚而旅行，到了一个地方，换个环境吃喝玩乐，拍一组照片作见证，证明“某某圣地我来过”，然后继续回归自己那种无味的生活。有位哲人说过，大自然是伟大的魔术师。回归自然，天人合一，便能从自然规律中体悟人生的哲理，从而扫清自己心中的尘埃，所以中国古

代有很多山水田园诗人，才能够寄情于山水，塑造出完美的意境。所以，也许旅行真正的意义，是借助自然的力量，使自己的内心得以平静，从而自省。而这股自然的力量，也只有专注的投身于自然去欣赏才能得到。

由此可见，当下很多人活出的“我”，都仅仅是停留在“本我”与“自我”两个不算高级的层面上，所以便无法感知“超我”的快乐。中国的文字奇妙无穷。如果把“我”字的第一笔“撇”去掉后，就会发现“我”字变成了“找”字。“我”是一个名词，表示自己。完整的“我”，是知道自己全部的生命，全部就包含了自己为何而生、为何而存的答案。“找”，是少了一撇的“我”，是一个动词，表示正在寻找的过程，而所寻找的，就是生命中那最关键的信念。找到了，就是一个完整的“我”，就能回归本真的自己，就能体会“超我”的快乐；找不到，就只能在迷茫与空虚中混日子，终其一生。西方的宗教中，上帝把人称为“迷途的羔羊”，大意也是如此吧。羔羊本身就弱小，如果再迷途不知返的话，就更为可怜了。

每一个“我”，你生命中的那一撇，找回来了吗？